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
第十二回 柳絲鶯歌織春色 黃花紅葉疊秋光

試筆畫新竹，吹笛懷良朋。 山回窘無路，展卷海雲騰。

且說施凌雲慕才心切，旁若無人，直上亭子拱手道：「給您請安！我是博陵施凌雲，專誠拜見。」那少年看也不看，頭也不抬，翻著白眼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杭州城裡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有個姓施的。」施凌雲道：「我是個讀書人，李老兄認得我。」那少年道：「看你這樣子是想喝酒。」施凌雲道：「不是，我自幼恃才做傲物，至今還沒遇上過對於。看了仁兄筆底生花，才氣縱橫，想引以為友，抒發胸中之塊壘，豈為貪酒而來！」少年笑道：「聽你說的想是能寫上幾句詩，但是我說的所謂詩，不是那些田野牧歌，粗言俚語，必定要象古代七步成章的曹子建，醉中作歌的李青蓮那樣，才能稱為才子。看你這模樣，是個窮書生，既能讓聯上幾句，諒必信口開河，雜亂無章，怎麼是我的對手！」

施凌雲聽了這話，坐在左手的空位上冷笑道：「空談無益，不如賽上一次，誰優誰劣，便知分曉。」少年道：「你有賽詩的膽量很好，但是你我初次見面，彼此不知深淺，詩太拙劣必須依照酒法懲罰。現在李先生已經醉臥不醒，請誰來監酒仲裁。」施凌雲道：「這兒有我的一個朋友是杭州閒人，請他來做仲裁如何？」話音未落，於和進亭子施禮道：「二位明公若想賽詩，鄙人甘願擊鼓搖旗。」

那少年道：「既要賽詩先喝上幾杯，雖說你不是為酒而來，也應濡潤枯腸。」說完擺了一下手，叫於和坐下，侍童斟酒。

施凌雲喝了兩三杯，詩興油然而起。他說：「快出題，慢了我的十指都要化成龍鳳，飛舞空中了。」那少年道：「我若是只考你一人，你一定會說我恃才慢客；若和你分韻，各寫各的又難辨優劣；還不如二人互相聯句，我們一段一段地聯，美人捧杯斟酒，歌童唱曲佐興，歌罷，酒盡，詩成。若不能聯句，立即罰他喝三碗涼水。若有佳句，每人陪飲一杯酒應和。若出口的詩粗俗鄙陋，不合韻律，就以黑墨塗臉，叫人擡出去。那時望恕我粗魯，不徇情面，請貴客端詳定奪為宜。」

施凌雲大笑道：「有意思！太有意思了。」

我從來沒有讓人塗過臉，今天承蒙塗抹卻也有情趣。請慎重考慮，貴主人的尊容不宜塗墨，就用銀口吧！怎能料道鍾馗的筆到底拿在誰的手裡！請快出題吧！」

那少年道：「何以為題，以今日萬柳堂前聞鶯為題就很好嘛！」說罷叫人拿來一張長幅花箋平展在桌上，美人研墨，自己站起身來先寫上題目：《春日柳林聞鶯》，寫了起句：

陽氣融融暖，

寫完放下筆。美人捧觴，樂童拿起絲竹奏起樂曲，施凌雲提筆接道：

柳林鶯鶯孳。

和風理蠶羽，

那少年看了點點頭，說，「還可以。」叫美人斟酒，樂童唱歌，自己起身，蘸筆接聯道：

春雨舒細肢。

幾日添新綠，

施凌雲看了，喜形於色，忙聯道：

林野遍黃雀。

往返穿青雲，

那少年不等施凌雲放下筆，贊道：「寫得真美！這句『往返穿青雲！』。」施凌雲也笑道：「貴主人若能聯此句，我佩服你是才子。」說完喝酒唱歌，那少年從從容容提筆聯道：

轉側飛白雪。

隨風掛錦幄，

施凌雲看了點頭道：「聯得好，『白雪』對『青雲』的對仗妙極。美人快給我們每人斟三杯酒，我們一同喝。」

於和道：「我想『穿青雲』是否從綠柳黃雀的句子裡引申出來的，但是『飛白雪』不知出自何典？」施凌雲道：「什麼典不典的，眼前不是正在飛嗎？」用手指著亭外飛舞的雪白柳絮。又聯道：

搖枝度金梭。

鳴轉朝至暮，

那少年道：「不用這麼起來坐下的，索性寫完了喝酒。」施凌雲道：「我也希望這樣。」那少年提筆接著聯道：

斜掠影婆娑。

美人飾簪口，

施凌雲提筆聯道：

君子樂雅音。

那少年拍掌叫好道：「奇才，奇才！」施凌雲接聯道：

駿馬立踟躕，

那少年提筆聯道：

聞者寬衣襟。

鶯舌韻何巧，

施凌雲又聯道：

春山綻花明。

拭目觀枝顛，

那少年不斷稱贊，又聯道：

鸞者聽鸝鳴。

形去音似絕，

施凌雲看了大笑道：「意境新穎，構思絕妙。起初實寫星就是星，鳥就是鳥，二者相隔。現在柳即鳥，鳥即柳了。如影隨形，情景交融，除了我施自持，誰還能聯得出。」說完就接著聯道：

翩連聲如瀉。

相慕邀相見，

那少年即結句道：

暢飲旨酒冽。

寫畢，二人大笑，整衣深深躬身施禮，重新就坐。那少年笑道：「久仰仁兄大名，確實名不虛傳！」施凌雲道：「今日結為文友，敢問貴人尊姓大名。」少年笑道：「先別問姓。」施凌雲道：「知己相逢，豈有不通姓名之理？」那少年又笑道：「說出姓名

恐又遭仁兄輕蔑了。」施凌雲道：「貴人如此才華，漫說是富貴之家，即是貧寒之門誰敢輕慢？」

那少年道：「仁兄既已允諾不加輕蔑，小弟就說真話了。小弟不是別人，就是李憲章兄說的賁侯之子璞玉。」施凌雲聽了這句活大笑道：「原來是公子，久仰！久仰！」又躬身施禮。璞玉剛要還禮，忽然李憲章大打呵欠，睜眼起來，看施凌雲在這兒，大聲道：「施三爺為何這麼沒有骨氣！那天你不是說富貴之家沒有才子，不願與這些人為伍。我邀請你，你擺譜兒，中途借故走了。今天沒人請你，卻自己來了，跟我一樣巴結權勢。」

施凌雲大笑道：「甄光引起我的誤會，我錯把公子認為是他那種人，失禮了。其實我的失禮是從李老兄你這兒引起的。」李憲章更是大聲嚷道：「怎麼又成了我的錯了？」施凌雲道：「如果你不把我引到甄光那裡，我早就見到賁公子了。」

李憲章大笑道：「那天你沒有替我解圍就走了，畢竟不算才子。那天你那樣說，今天又這樣說，真乃『巧言如簧，顏之厚矣』！」於和道：「老天爺不叫你死，才讓你擺脫了甄光的陣勢。」眾人大笑。

璞玉道：「閒話少談，大家都請坐。」說罷將殘肴撤下，又往東邊桌上讓客。施凌雲起身告辭道：「今天認識了，改日我必到尊府衙門拜謁，現在恕我告辭了。」

璞玉忙拉住他的手道：「我們見面不易，尚未略表薄意，為何便要離去？」施凌雲道：「不是我任意離席，見公子在這裡擺設如此豐盛的酒宴，諒有貴客。小弟無心巧遇，恐有不便。」

璞玉笑道：「仁兄猜測今天的貴客是誰？」

施凌雲道：「足下的友人都是公子王孫，我哪能猜到！」

李憲章笑道：「我替你解謎吧！所謂貴客就是你施自持老兄。」施凌雲道：「李兄別說笑話，真的是誰？」璞玉道：「真的是老兄。」施凌雲驚道：「公子的華宴早已準備在此，鄙人偶然巧遇，怎麼是要請我呢？」

璞玉笑道：「小弟直說了罷。自從李兄向我說了老兄之才，小弟夢寐以求，殊不能忘，以期早日見面，但料知仁兄嫌小弟無才，一定不來。我和李公商量，他說仁兄遠避富貴，真是疾惡如仇，愛才如命。所以在這兒備了薄酒，求於公以『桃花引漁翁』之計，作了幾首歪詩，以啟仁兄之詩興，不料卻蒙青睞。剛才李公伴醉臥睡和小弟假裝不識仁兄都是戲謔罷了。現將我這一片真誠都包涵在這杯酒裡了。貴客不是施自持兄還有誰呢？」施凌雲聽了這些，恍然大悟，便大笑道：「賢弟慕才心切，古人也不可多得。賢弟求賢之舉遠在古人之上矣。李兄體會公子之意玉成此事，亦不可多得也。」

李憲章笑道：「怎能說是不可多得，這就叫尊重不如激將罷了。」施凌雲又向於和道：「公子既有此心，不對我直說，為什麼這樣轉彎抹角？」於和道：「我若直說，老兄又是持重不來了。」眾人拊掌大笑，重擺杯箸，讓坐就位後，絲竹齊鳴，且唱且飲。

璞玉在言談之間打量施凌雲的面貌，真是：身軀如須彌山，眉宇似橫山，氣清脈通，猶如池秋水。骨正音和，恰似十里清風。二人才氣相投，心意融洽，交為摯友。

這裡說的萬柳堂即西湖十景中的柳浪聞鶯。前人張際亮詩：「藏聲鶯飛鷓鴣飼，三春雨逗柳花開」。就是這個地方。四人談笑飲酒，直到日已偏西，酒罄語盡，才依依惜別。

良朋益友話不盡，典衣沽酒敘心歡。

璞玉從西湖回城，已是日落黃昏，忙到老爺屋裡請晚安。自此璞玉有了一個知己，一個月就有二十天不是施凌雲來璞玉這兒，就是璞玉去訪他。詩文之樂有過於閨閣粉黛，前幾日思香菲，想紫榭的憂愁逐漸消散了。一日派往蘇州的高珍、福海回來說：「賁姑太太去年冬天沒能回蘇州，這裡的家宅院落都已破舊，大部分已經坍塌。今年春天才派杜麻子去維修。杜敬忠在奴才們到的前幾天——二月三十日才回來。他說：我們太太命我到家，先去杭州請舅太爺安，呈報書信。你們可能見著了，宅院大都塌毀。看家老漢也已去世，他的老婆孩子都是一問三不知。滿院子都是租賃房子的住戶，一時也不能全搬出去，大多數說向看家老漢交過一年的房租。我們太太的吩咐很要緊，儘量能在今年八月搬去。修繕這些宅院一小部分也得花不少錢。此地百物昂貴，我哪兒也指望不上，眼下不能去杭州。兩位兄弟來得正好，先將這書信、禮品呈上舅太爺。我將這兒的事理出個頭緒之後，五六月間必定親自去見面。我們在那兒住了兩宿，看來一切都困難，就回來了。」

那天賁侯出城帶領部屬官員去海邊巡視。

金夫人叫他們到內宅回話，把事情問明之後，又問姑太太究竟何時搬來。高珍道：「奴才我看來土木工程四月中旬以後才能開始。那宅院眼前只修正房，今年能不能完工還不一定。姑太太肯定要來，恐怕要到入冬以後了。」說完將信件和禮品呈上。

金夫人叫璞玉讀信封：

小妹賁珠垂袖躬身敬請

兄嫂大安

呈上

金夫人打開信封，讀信，信上這麼寫的：

同胞骨肉，相連多年，山川遠阻，魚雁隔絕。引領長空，浮雲蔽日，縮地無方，何以解憂？

自辭別老太太尊前，妹家運多舛，飽嘗艱辛。邇來，老母仙逝，兄又遠遷，妹未能往，時切縈思，鼻酸淚潸矣！

去春，大嫂親臨，熱心商定小女婚事。妹日夜企望南方，以踐秋約。無奈家貧運乖，遲遲誤期矣。

今失遣杜敬忠敬請兄嫂大安，并修繕舊居，唯不知力能從心否？請兄多加照拂。俟家園修竣，杜敬忠回，即踐良約。

薄命小妹百拜

謹呈

兄嫂台前

小女粹芳、小兒孟瑞跪稟、恭叩舅父母大人萬福金安

不等璞玉讀完，金夫人早已傷心落淚。這時忽聽敲雲板，賁侯回來。那時高珍等早已退出內院。見了老爺，璞玉忙迎出門外。賁侯進屋更衣，喝茶之後，金夫人將書信和禮品交

賁侯看了書信，捋著鬍子歎息，說了幾句話，走出書房，叫高珍等問事。

金夫人打開禮包一看，是盛粹芳母女捎來的針黹等物，還有各種小玩藝兒，看上面的標誌分給大家。璞玉回到自己房中，福壽坐在外間窗下織紗。一見璞玉回來，忙起身斟茶。一個小姑娘跑進來從窗外問道：「福姐姐在家嗎？」福壽答道：「在家。什麼事？」那小姑娘從竹簾子旁邊遞給他一個小包道：「給你！新太太給你捎來的東西。」福壽問道：「這個丫頭盡這樣兒傻淘氣。說的那個新太太？你不能進來。」說著接過來，那小姑娘不等把話問完，噔噔地跑了。

璞玉道：「你拿這兒來看，一定是粹芳姐姐捎來的東西吧！這小丫頭特別愛新奇的事兒。」福壽笑著打開包一看，是紅紙包著的一隻青金石戒指。福壽笑道：「盛粹芳姑娘還把我記在心裡。我想那年夏天琴默姑娘從家裡來，從手帕裡拿出四隻戒指，給妙鸞姐姐一隻翡翠的，秀鳳姐姐一隻鬆綠石的，錦屏姑娘一隻瑪瑙的，剩下的一隻磁兒（鸚哥綠）玉的捨不得給人，自己留下了。那時憑花閣裡滿屋子是人，何等的歡樂。但是從新夫人去世以後，這麼多人難的難，散的散，嫁的嫁，死的死，真象水流雲散，何等的快呀！到現在卻是當時最不起眼的玉清姑娘我們倆剩下來，又爬山涉水到了這兒。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哇！」說到這時，璞玉撫今懷昔，心下悲愴，差點落淚，勉強說笑道：「那時你很想要那只磁兒玉戒指，眼饞的不行吧？」福壽笑道：「我那時沒有算在人數里，眼饞也沒有用。除了盧姑娘，別的還有誰把我看眼裡！比我強十倍的人求著要還沒給呢！」璞玉道：「你這是笑話我，那時我知道沒有你的份兒，想求過來給你來著。」福壽摀著面頰笑道：「大大地謝您！那時您雖然想求過來給我，可是我這沒份兒的

人，有啥臉要！」正在閒談，小丫頭傳話：「老爺在花園友竹山房叫。」璞玉忙來到逸園。賁侯坐在友竹山房簷下，對龔高他們說派人去蘇州修姑太太的房子和捎給用品的事兒。看見璞玉，說道：「你給姑太太寫回信，說：這裡派人帶銀子去趕緊修房子，告訴姑太太務必今年夏末啟程前來。這兒的房子大概在七月十五以前能裱糊完。將這些事寫好。」璞玉領命「喳」一聲，忙進曉岫山堂，將信寫好呈上。

賁侯看了一遍，按上小印封上，交給龔高等人，讓他們告訴杜麻子，不必前來，把工程完成，將物品托可靠的人，快速捎來。又叫璞玉告訴太太，送給姑太太的江南上產包好交給管家帶走。

不幾天，一切東西俱已齊備，龔高帶著幾個可靠的人，包好銀兩，租船往蘇州進發，不提。時光一晃而過，盛夏已去，西風起，黃葉飛，匆匆過了中秋。一日門子傳話，寶劍手裡拿著紅紙請帖進來。

璞玉一看，上邊寫著：「幾日西風蕭瑟，思慕賢弟心切，明日是重陽，想依舊俗在南屏山略備薄酒相邀，若不惜步，望借李兄光臨。後學貧生施凌雲叩拜。」

璞玉笑道：「一個請柬也與眾不同，原來明日是九月初九了。聽說西湖南屏山秋色很美。明日我同李先生去就好，但告訴施兄切莫糜費太甚。」寶劍「喳」一聲出去，將那老漢打發走了。

次日璞玉早飯之後，換上便服，同李憲章信步出城。果真西風颯颯，天高雲淡，黃草紅葉，遍布郊野。古人說：「霸上英豪聽《大風》而懷故里，茂陵才子望晴空而思美人」確是真話。

那南屏山是西湖南面的屏障，山裡有一寺，名喚「龍井寺」。此地山高林深，危峰崢嶸，滿山遍坡都是閒花幽草，雀聲樵歌，響徹峽谷。

施凌雲昨日來此，借用僧舍，現正與於和在山樑上眺望，見璞玉、李憲章領著幾個侍童，信步前來。施、於二人忙上前去笑道：「路不近，為何不騎馬？」璞玉迎上笑道：「我總不願騎馬，以徒步為樂，施兄早來了？為什麼如此費心！」

施凌雲躬身道：「為等公子，昨日來略備薄酒。」說著來到寺前，讓路時，璞玉抬頭一看，門上的對聯是：

興至臨水吟月相誦畢倚峰聞寺鈴

璞玉看了此聯，知道寺內有高僧。進到方丈坐下。因寺主高超禪師正在坐禪，不會賓客，只有住持和尚出面迎接。那房間打掃整潔，極為清雅。隔子、隔扇雖末精雕細刻，擺設卻素雅大方。牆上有一圖畫的是一個判官，頭戴綸巾，身穿黑蟒袍，兩手倒背在背後，信步閒踱。後面有一裸體瘦鬼，手持破鉢、破傘，跟在後面。筆墨之間涵有一種特別高雅的意境，勾勒剛健明快，絕非鄙俗商販的作品。璞玉贊道：「這張畫是從哪兒得到的？」住持道：「是附近一個人畫的。」璞玉問道：「此人住在哪裡？姓氏名誰？何許人也？」

住持道：「也是我們空門中人，年紀尚輕，住在靈隱寺。」正在說話之間，眾人道：「怎麼不進家坐，老是站著幹什麼？」侍童端上茶來，璞玉才向眾人躬身施禮，圍著八仙桌，分賓主坐定，上菜斟酒。於和道：「世俗今日登高插茱萸，喝雄黃酒，這是何意？」李憲章道：「《古事須知》記載：汝南人桓景為費長房弟子。長房謂桓景曰：『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。令家人各做絳囊盛茱萸以係臂，登高飲雄黃酒，此禍可除。』桓景依言避禍，歸來雞犬皆死，後人效之。」

璞玉笑道：「我們又不是費長房的徒弟，效仿他做什麼？」施凌雲道：「我們今天聚會不是仿他。一則清晨登高，納天地之清氣，得重陽之節氣。再則《詩選》上有：「開到茶糜花事了」，從這節日以後，登山就沒意思，趁此談笑回罷了，絕無避災之意。」於和道：「我家不用說狗、雞，連貓也沒有，卻有幾隻老鼠，死就死吧！」眾人都笑了。

施凌雲道：「我們這樣無聲無息的喝酒，沒有意思，行個酒令好不好？」璞玉笑道：「今日既承仁兄雅意，不論何令，定當奉陪。」施凌雲道：「酒令宜新奇，李兄年高識廣，博古通今，宜推舉他為令主。」李憲章道：「今日主客是賁公子，還是請公子出令。」

璞玉只看牆上的圖畫，向住持問了幾次那位畫僧的姓名。住持道：「此人年紀雖輕，世間功名，不屑一問，性情開朗，人稱月江。」

李憲章又催促璞玉出酒令，璞玉謙讓幾次，以後還是由李憲章承擔下來。他讓大家清了門前酒道：「你們聽我說。」

欲知李憲章的酒令，且聽下回分解。